



勉菴集 二十一

附錄  
年譜

廿三

~ 16  
2374  
21



和 16  
2374  
23-21



勉菴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一



年譜

先生諱益鉉字贊謙姓崔氏系出慶州

癸巳 皇明毅宗烈皇帝崇禎二百六年本朝 祖大 王 三 純

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辛丑時先生生于拖川縣內北面

嘉蔭里第

骨格非凡眼彩如星相者謂虎頭燕領貴不可量

父母奇愛之小字曰奇男

甲午先生 二歲

乙未憲宗大王元年 先生三歲

丙申 先生四歲

春隨考芝軒公移寓丹陽

芝軒公自經壬癸大歟家勢倒懸且時適騷擾中外洵洵遂盡室搬移舟于平丘江上至忠州木溪卸下行八十里入錦繡山中為躬耕避亂教養子孫之計

丁酉 先生五歲

戊戌 先生六歲

始上學

聰慧絕倫字音句讀一聞輒記見者皆以遠大期

之

己亥 先生七歲

庚子 先生八歲

辛丑 先生九歲

受學于金公琦鉉

曾於丙申移寓之初伯氏錦西公年踰就傳而無可師處芝軒公甚愛之聞金公居在相近操行端潔文識淹博即率往託之每歲必齎課糧以繼之至庚子年間金公不能家來請寄居芝軒公為教二子而許之未幾有回祿之災僅救祠板餘外什

物並蕩然鄰里爲之并力新構芝軒公命橫豎二  
楹而麗其半俾爲兩家契活金公果率其家眷而  
至同鼎炊者幾半年尋以病卒

壬寅

先生十歲

癸卯

先生十一歲

春隨芝軒公舟于清風到楊根厚谷賃屋以居之

甲辰

先生十二歲

乙巳

先生十三歲

丙午

先生十四歲

春往拜文敬公萃西李先生于蘄溪仍留受業

時華西先生講道溪上四方學者多歸之芝軒公  
聞其聲名從遊往來心悅誠服者有年至是命先  
生進謁使執弟子禮李先生一見已知其爲非凡  
器誠心教導眷愛異甚書贈洛敬閩直四大字而  
勉之冬辭退又題竹讀書社輪誦卷端而送之曰  
崔秀奇男日誦此編不錯一墨旣又手寫而尊閣  
之寶之若琬琰嗜之若膏粱非已曉解其大義安  
能如是陶菴先生口誦手抄勸課後生之苦心可  
謂不墜於地也奇男所誦者擊蒙要訣大學並章  
句論語並集註及古今入文字幾千言泥書爛熟

如是而積以日月奇男之腹筭其將為一尊經閣也問其年則即晦翁夫子奉親命從學劉胡三先生之歲也觀其志已知買櫃還珠之為可耻翫物喪志之為可戒可敬可畏也已豈但橘頌之可賦也哉若或以記誦為能事而止焉則適足為聰明之累而已亦何足尚哉奇男豈為是者耶

丁未

先生十五歲

以李先生命為雙髻仍留藤溪受業十二月辭退李先生大書勉菴二字以贈之

時槐園

名煥華西長子

二公錦川任公圭直

莞爾李公寅龜重菴金公平黜弘菴朴公慶壽省齋柳公鍾教俱以一代英才出入函道朝夕講磨有蕪湖洛閩之風先生孺染其間學識日就諸公莫不以畏友待之至於記誦必推先生為第一園槐每客至輒舉似先生曰此兒大有將來之望也槐園公書明誠兩進敬義偕立八字以贖之

戊申

先生十六歲

留藤溪受業

夏間隨諸友兼做功令葵重菴金公貽書曰天理

易消人欲易長專精求道猶恐彼勝而此負何暇  
攻乎異端耶蓋以三代上人物期望先生故其勸  
勉如此後金公常歷數抱鄉中古來名流必稱鰲  
城漢陰而並舉先生焉

巳酉先生十  
七歲

二月遘紅疹幾殊還甦

時京鄉間疹氣大熾年少之死亾相續重菴金公  
聞先生病愈以書賀之曰倘非天相間氣之男子  
為日後斯文之地則吾友亦幾乎殆矣  
夏復往蘄溪讀朱書與柳省齋習作文法

庚戌哲宗大正元年  
先生十八歲

二月往抱川省先塋歷拜鰲城墓于花山還到蘄溪  
讀朱書有問目瞻李先生雜著名曰雪門拾錄

三月陪李先生遊噴雪潭

四月從槐園公攜篋于龍門山雙溪庵參朱子劄疑  
輯補之役

槐園公承李先生命輯補朱子大全劄疑常多在  
山寺只與同志若干人俱先生參焉

陪李先生遊立峽

峽在龍門之北即蘄溪上流也是日名士從遊者

殆三十餘人觀蝙蝠窟過喚仙臺至龍零盡日遊  
詠而歸○是年夏李先生又書存心明理四大字  
以贈之

七月講朱子大全鄂州社稷壇圖及宗廟圖說

九月從槐園公于洪川三浦復輯朱子劄疑

陪李先生遊雪嶽

路中有詩曰窮山秋已老天濶淨雲陰海嶽牽人  
意晨頭度石林又曰聞說東都勝名山最雪岡遠  
侍春風席深來絕峽驢

冬留蘄溪讀尚書

辛亥

先生十  
九歲

春留蘄溪溫習舊學

八月奔哭伯從祖母李氏于抱川

上書李先生問禮說又致書槐園公論人物性同異  
二書並逸

冬留讀于蘄溪

壬子

先生二  
十歲

春移寓龍津江上

編輯曾王考嘉陰先生遺稿又記遺事

嘉陰先生隱德不仕文學行誼為世醇儒平日隨

手劄錄十餘卷已失在丁丑回祿只有拾零若干  
編藏在宗家巾衍中至是先生編次繕寫為三冊  
名曰嘉陰遺稿

四月冠

時芝軒公家甚窶湲歎無以備三加之儀李先生  
謂某之好禮不可孤也遂齎冠巾以臨之為賓

夏讀周易

十月聘夫人清州韓氏

夫人學生必裕女大君師傅竹亭公協八世孫也  
冬讀書于汕上

癸丑

先生二十一歲

三月哭槐園李公

公字伯欽上庠文章學識冠絕士類先生從遊多  
年事以父執至是卒先生甚痛惜之後撰行狀

十月還寓厚谷

甲寅

先生二十二歲

春盡室還抱川嘉蔭里

二月哭從伯母俞氏

畱泮宮治經工

時錦西公出系從伯父僉樞公後先生無他兄弟



獨奉二親貧無以為養嘗耘苗遇茅茹難拔輒泣  
曰爾害我耕田養親也遂不得已為祿仕計柳叅  
判榮五諸公勉之曰以君聰明取筭如拾芥况為  
親祿仕不亦宜乎李先生亦以為我東退溪出身  
不為無徵而若夫成功天也吾則不敢勸沮也先  
生居泮未一年遍誦三經如已言雖老師宿儒莫  
能及焉

十二月哭季從祖素其齋公

公諱克念發解十餘度詩名筆法嘗世罕比性亢  
高謹嚴於人少許可而獨偏愛先生嘗以詩贈之

曰今朝握手却欣然與爾相離問幾年總角成童

蓬髮歛英華發外養心專從遊幸近賢師宅資澤  
宜親益友道以此持身終始一懸知坦路自當前

乙卯

先生二  
十三歲

二月春到記擢明經科

上親御春塘臺別殿試講生禹貢諸生多扞格不  
能通 上有不豫色時先生以西齋留待生最後  
入則色出四通三略矣及應講又拈禹貢先生自  
知不得第猶坦然無幾微色自始至終少不凝滯  
誦之如流響甚清亮至殿尾皆錚錚嗚 上傾聽

每到旬讀折轉處輒擊案稱賞講畢即教曰善  
哉純通也於是考官皆奏通因擢置上第掖庭老  
隸至今多道其事曰明經純通科古未有也

五月以新恩往拜李先生于三浦

李先生教曰左右釋褐即移孝事君之日也自此  
做至宰相亦是例事須益讀經傳以基異日需用  
可也

六月付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丙辰 先生二十四歲

十月拜成均館典籍入堂后攝記注

十一月又拜典籍

丁巳 先生二十五歲

八月 純元王后昇遐進參哭班

十一月差 順康園守奉官

時有一京人倚恃勢家入墓於園所界內者先  
生遣園隸督掘其人得付禮判札以嚇之先生往  
見禮判責以大義即捕其人囚之不移時掘去禮  
判雖甚怒無以罪也聞其事者莫不致敬瞻焉

戊午 先生十六歲

己未 先生十七歲

八月拜司憲府持平

九月長子永祚生

十二月移拜司諫院正言

庚申先生二十八歲

春移家于漢城之南村

六月拜吏曹正郎

辛酉先生二十九歲

十二月奔哭叔母金氏于抱川

壬戌先生三十歲

七月拜新昌縣監

新小邑也先生居官一年百姓頌其廉平殘廬薄  
况僅足以奉老而猶置宗家祭田為累世鄉火之  
資又衣同堂親屬並隨力救急焉

癸亥先生三十一歲

春遷癘于衙中

冊室族人克善備從鄭玄壽竭力救護而回甦焉

七月以民事忤道伯投印而歸

錦伯俞章煥以私債督捧事發關本縣使之押上  
居民先生再三防報而力爭之終不聽俞心嘆之  
殿最置中先生即日東裝治行新民等遮道願留

遂乘夜從間道出境李先生貽書曰辭紱首尾雖  
在拭巾待盡有欣然踴動之思也竊念賢友奉老  
孳幼三旬九食非但私計不足而已乃能輕去就  
可謂不枉讀朱子書矣

秋遷曾王考妣墓合封于嘉蔭里後德靈山

十二月 哲宗大王昇遐進參哭班

甲子

今上元年先生三十二歲

正月謁李先生于藥溪

二月又拜典籍

四月進參 因山哭班

移拜禮曹佐郎

五月上書李先生兼懇曾王考墓碣

八月又上書申前懇

乙丑

先生三十三歲

正月拜成均館直講

夏校正國朝摠略

上自 太祖大王以至 英廟初年其間 聖謨

神訓 璿系勲爵並有條序而枚舉世道之汗隆  
尤詳忠逆之分提綱挈領大略俱舉即嘉陰先生  
所著也在亂草未成書至是先生編摩脫稿為三

丹

冬手寫孝經授永祚受讀

丙寅

先生三十四歲

四月復拜司憲府持平

先生自以從宦有年屢叨言責而未暇效芹曝之

忱心常慙然至是草一疏陳開言路保 聖躬勉

聖學務儉約復 皇廟掃洋氛六事方繕寫呈納

母夫人患勢十分危欲遂停止焉

五月巳未甲子丁母夫人李氏憂

八月奉樞還抱川鄉第

九月行襄禮于永平錦柱山下青鶴洞

十月子虎吉生

丁卯

先生三十五歲

戊辰

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哭季父通德公

公諱宓嚴重有器局一家賴之至是卒後撰墓誌

三月子虎吉夭

聞李先生計設位而哭

閏四月赴李先生襄禮于楊根之鼎山

後撰神道碑

八月服闋

九月拜司憲府掌令

吏曹判書金公炳喬以先生新免於喪用䟽通之  
政首擬掌憲有是命

十月

甲辰

癸丑上䟽陳四條時弊

時先生在抱川鄉第八月服吉十月適因事入京  
得見朝報始知本職月餘虛糜即日治䟽略舉時  
弊民瘼之最切急者其一停土木之役其二罷聚  
歛之政其三革當百之錢其四禁四門之稅其論  
土木曰臣竊以為人君急務在於德業不係興作

是以茅茨土階堯之所以為大也卑宮室菲飲食  
而致勤於民事禹之所以無間然也瓊宮瑤臺阿  
房長城桀紂秦皇之所以致亂也自漢以下凡  
保邦之君孰不本於停徭役得民心而享太平乎  
喪邦之君孰不由於窮土木竭民力而取傾覆乎  
是其燦然之迹具在方冊若曰古今事變都不足  
取信則已苟欲效法於聖王之治則此可以不汲  
思其故乎論門稅曰以堂堂千乘之富與民爭利  
既減百官各軍門支放之祿猶以為未足一分二  
分乞憐枉肩薪賣豆不恤凍餓之殘氓是誠不可

使聞於鄰國也又曰已上四者臣所謂切急之務而其本則在 殿下之一心心得其正則境土雖廣臣民雖衆而事物雖繁可以恭已南面而運之掌上矣疏入 上深加嘉納 批曰四條陳勉實出於愛國憂民之誠甚庸嘉尚而土木之役勢不可得而然也收斂門稅古有已例而然矣爾其勿辭察職○時言路杜塞民情倒懸而先生之疏一出中外翕然君子稱鳳鳴朝陽野人呼太平萬世先生之名滿一國自此始矣

丁巳被司諫權鍾祿彈劾蒙刊削之典

權是湖西人嘗出入雲宮

與宣大院君第

乞外除至是以

大院君指使投疏彈劾其疏略曰前掌令崔益鉉之疏何爲至也官以諫名苟欲盡言何事之不言何言之不可而工役幾至告竣錢政今旣歸正始乃張皇其言有若呼吸較急者然此已是不滿一笑而至柵門稅一款有國通行之規也乞憐殘氓云者何其言之無憚乃爾也大抵年前李恒老之請停宮役可謂不量之甚而卽亦沽譽釣名之計也益鉉以其門徒師受有據傳襲旣久自不覺和盤托出焉而此在渠猶屬薄物細故也第茫瓊宮

以下一轉語援喻之駭惋遣辭之悖惡尚可曰人  
理臣分乎 聖教隆重徠諫之感臣固欽仰萬萬  
而春秋無將人得以誅漢法不敬國有常刑夫以  
苞蓄之如彼干犯之如此不但為無將不敬而止  
則至今容貸尚此假息亦非鷹鷂無禮之義此臣  
所以不暇緩辭短章臚列臣謂崔益鉉丞施竄配  
之典斷不可已云云 答曰既賜批矣今何追究  
而至於遣辭之妄率誠有其然處而然矣此是鄉  
閭所致何足深責施以譴削之典若或因此而轉  
致紛紜則實非予意攸在也○時先生呈疏還鄉

有日聞臺彈方起不敢在家促治行為 闕外待  
罪之計

特旨陞通政除敦寧府都正

先生入城夢外特資已有 成命先是心菴趙相  
公斗淳見先生疏本言於卿宰會席曰吾輩俱在  
上大夫之列未免尸位素餐實崔某之罪入也已  
而銓官擬先生以副修撰當務斲之且陰欲重繩  
然知公議終不可過懇酌啓達有此 恩典

戊辰上疏辭職兼伸李先生誣

疏略曰臣師故參判臣李恒老以命世之學當洋



賊猖獗之際輿疾陳疏大義數十適因國事之蒼黃雖不得試驗於政令之間而其一出於至誠惻怛陳善閉邪之苦心血懇則可以質諸古昔而無疑百世以俟而不惑諫官所謂不量之甚而釣名沽譽之計云者殆同誣大禹以涇洪水毀孟子以言性惡真所謂蜀犬之吠日越狽之鳴雪何足為輕重損益而緣臣無似不虞之誣及於泉壤則臣亦有人心何敢冒沒前進垂了名教以犯不韙之罪伏願 殿下自茲以往啓諫諍之門以集天下之善勉帝王之學以盡誠正之工勤內修之政

而致外攘之方則本末兼該綱目俱舉仁心仁政曲暢旁達可以比埒於堯舜并駕於湯武而至如賤臣雖退伏田廬與世長辭與有榮矣 批曰向來爾言言之切實而特因遣辭之如何所以有耳目之論者也今何必以此為引至於內修外攘之方甚合予意可不留念本職照例許進  
十一月移書永平倅李濟元

先祖文昌侯影堂在永平萬世橋曾於 英祖戊子本孫等勅建用書院例春秋香火與士林共之至是本倅李濟元憑藉毀院朝令一體撤罷惟恐

不及先生呈狀訟寃貽書切責書中有毀人之廟  
人亦毀其廟辱人之祖人亦辱其祖之句李大怒  
以為是將毀我 宗廟辱我 先王也宗姓之故  
以此威脅  
出入權門百般構誣而計未售焉即建一間茅屋  
而妥享至丁酉謀諸宗中復設于舊墟手草影堂  
古蹟一冊而櫝藏之

巳巳

先生三  
十七歲

冬讀書于 光陵奉先寺

庚午

先生三  
十八歲

六月拜承政院同副承旨有 旨駙召

先生感激殊 恩不敢辭免又料時象或有一分  
可為之勢遂肅謝行公然久於朝非素志也未幾  
見遞將還 上賜給兒馬一匹  
十月奔哭從叔父三山公於驪州之近汀治喪返葬  
于抱川先塋下

公諱罔敦厚謹飭文行兼備而家貧無子寓居驪  
江嘗愛重先生與他有異聯翩書牘無言不到及  
至屬續顧左右問贊謙來者辱矣先生聞計號慟  
即與從弟樵雲公鼎鉉同赴喪次

十二月仲子永學生

後出系從伯氏錦西公後

辛未 先生三十九歲

四月間有洋擾都下洶洶趣駕入城

重菴金公貽書曰時事至此哀痛何言今日雖副  
手稍工萬無可濟之理令兄忠厚眷眷不容不如  
此然與其無甚發明自經於溝瀆之中孰若在家  
事親不幸蹉跌為王蠟江萬里忠孝得以兩全而  
無憾也死有輕於鴻毛亦有重於泰山且一死非  
難處死為難於此不妨熟思審處云云已而時騷  
平定錦西公追至樂之同歸

冬訪重菴金公于楊根之大谷

壬申 先生四十一歲

六月又拜敦寧府都正不就

十二月貽書重菴金公講來頭處義之方兼論鰲城

永昌事

癸酉 先生四十一歲

正月往哭從叔母安氏及拜從弟重鉉于楊根之巢  
谷

重鉉即素其齋公孫也少先生十七歲頗有文藝  
嘗奉老寓居于巢由山中以前年十二月達癘而

卒於是瀉氣蔓延安夫人又卒親戚知舊皆惴惴  
莫敢近先生率一族人即往治喪而歸

二月復往巢谷哭從叔父學生公仍營辦葬事而還  
公諱啟即重鉉之先考也早服素其公詩禮之訓  
孝行卓異又善功令業為時巨擘至是闔家以瀉  
俱沒重茲夫人徐氏則下從只有六歲孤兒呱呱  
積尸間先生同從伯氏及從弟往治喪躬自襲斂  
營塋四壘挈孤兒往託於其外家既而孤兒稍長  
先生撫恤備至使之成家至於有子而家又覆嗣  
竟絕先生每語及歎息曰人家興亡不可以人力

為也○芝亭李公壇隱居砥平山中修德行義於  
學生公有朱陳之舊至是聞先生遠來治葬即到  
山下與共始終臨分同舟汝湖江上慷慨揮涕而  
送之

夏編次東人列傳

始自麗末至 景宗辛壬不拘正邪隨見隨錄即  
嘉陰先生所著也亂草藏在宗家巾行中先生脫  
稿修整為三冊

行鄉飲禮于花山石隅

同門人李炳植別墓也重菴金公為主先生為賓

八月行永祚冠禮

文寧君柳公秉詰為賓

十月丙子季子求福生

丙戌又拜同副承旨有旨駟召

時上念先生言命罷四門之征因入承宣前望  
有是命

辛卯上䟽辭職兼陳所懷封付縣道

䟽中有政變舊章人取軟熟大臣六卿無違白之  
議臺諫侍從避好事之謗朝廷之上俗論恣行而  
正誼消諂倭肆志而且士蔽賦歛不息生民魚肉

彛倫歎喪士氣沮敗事公者謂之乖激事私者謂  
之得計等句京畿監司金在顯拆視之袖進雲宮  
大院君覽之大怒使即還送金恐恟而退出付䟽  
封于本縣於是先生封章之說喧藉都下至聞  
大內以除拜多日迄無動靜即為探入事日三  
下教院僚巡相並手脚慌忙罔知所措大院君激  
憤撐中貽書禁將梁公憲洙曰台之與崔令相好  
已為聞知矣向來䟽章不可以原本入呈只以親  
瘠或身恙不能登途之意使之循例辭免而不然  
則朝廷將不安矣云云長牋短幅三之四之威脅

萬端梁公承其意連走急足先生答云言既一出  
罪犯罔赦則嶺海斧鉞只待司命者處分而已  
陞右副承旨旋降同副承旨未幾特 除戶曹參判  
政院促牌益急院隸至日三下來先生以在家未  
安進至楊州金谷店將原疏不改一字繕寫付院  
隸以呈 批曰爾之此疏實出於衷曲且為戒予  
之辭極為嘉尚敢述 列聖朝盛事戶曹參判除  
授而如此正直之言若有歧貳者則不免於小人  
矣○時大院君久秉政權威勢烜赫人無敢觸之  
者士大夫一種議論皆以為今之言者處人君父

子之間是以難言言則亂倫也由是十年之間一  
不聞讜言惟承望彈劾之風其弊已久便成習俗  
先生自初釋褐熟服芝軒公之教深惡此風不啻  
若浼戊辰疏舉時至同堂亦不知之至是 上見  
國政紊亂民怨已深思圖新政以轉其機而顧無  
可倚仗者適先生疏至言甚切直 上深加嘉納  
有此格外 恩命然先生自庚午膺 命知舊皆  
咎其輕出先生亦深悔之爾也私第躬勤耕樵以  
養老讀書為終身計於世間一切榮辱利害漠然  
無所入其心猶不忘民國之憂有時中夜起坐歎

息彷徨忽 召命復下則因辭疏略陳朝象日非  
之大略而已未嘗如世俗輩投機傾軋以圖富貴  
之爲也柱是一邊人皆闕然而起如得奇貨扶摘  
疏中政變舊章彘倫斃喪八字爲構罪之資而皆  
旋起旋仆大院君亦無知之何矣原任大臣洪淳  
穆時任大臣姜沘韓啓源等聯劄自劾繼而六曹  
長官尹判金世均禮判趙性教工判李寅應兵判  
徐相鼎前刑判徐堂輔及承旨玉堂亦各聯名自  
劾而司大司憲洪鍾雲大司諫朴弘壽司諫吳慶  
履正言沈東獻掌令金東軾全復性持平李麟奎

執義李在淳皆聯名請罪 上獨於大臣之批以  
爲重某疏亶出東曲云云而其外六曹長官則施  
以越捧三等承旨玉堂兩司罷職刑曹叅議安驥  
泳前正言許元軾疏或請輒或請竄並皆被竄館  
學儒生捲堂發論首頭李建杓李教植姜永德再  
次捲堂首頭李喜文黃祖文李定坤亦皆遠竄○  
安驥泳疏略曰彘倫斃斃是見在何書而言之於  
何時歟今所斃喪者果何事而其所指的果何處  
歟惟我 聖明臨御以來敦九族而章百姓扶正  
道而斥邪類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卽衆目之

此二疏為最無狀蓋為其專事誦俛以危為安以  
亂為治只知有私親而不知有國家故也○時  
上方開經筵講官李承輔縷縷請罪先生 上曰  
甲子以後孰有如此之疏乎漢之汲黯甚至有陛  
下內多慾之語崔某之疏有何過當者乎又曰人  
有正直則勸之以進用可也反以設鞫為請是誠  
何心若若鞫如此正直之人而載諸史冊則後世  
以予謂何如主耶王堂權鼎鑄挺身出班暴色厲  
聲肆口悖言間以里巷雜說咆哮威脅無復人臣  
禮史官白圭變記筵說刪其凶言私自粧撰副司

直吳慶履修撰權益洙疏斥鼎鑄凶狀逆節不可  
時日容貸以及白圭變變換筵說之罪皆蒙 嘉  
納掌令洪時衡上疏救先生以為鳳鳴朝陽 上  
賜優批即除副修撰然時衡實投合時好無復正  
見一得王堂以後連叅攻斥先生之啓人多笑罵  
之○興德進士金慶奎時在館學見諸生爭攻先  
生遂割名不叅捲堂而退識者韙之  
十一月<sup>丙午</sup>戊申上疏辭職尾以五條大義歷陳前疏  
未盡之懷

疏略曰今日議者以政變舊章彞倫斁喪八字為



論臣之欄柄臣請得以申言之惟我東方自殷師  
以來已變夷俗之舊而逮至 本朝則 列聖繼  
作羣賢迭興其所以範圍一世垂裕後昆莫非明  
天理而正人心崇正學而闢異端以當一治之數  
者可以建不悖俟不惑而沒世不能忘也後王後  
民一或反是則衣裳淪於裔戎人類陷於禽獸不  
可一日而不講且明焉也審矣見今國事無處無  
弊名之不正言之不順非更僕可了而第舉其尤  
著且大者則 皇廟之撤君臣之倫斲矣書院之  
罷師生之義絕矣鬼神出後父子之親紊矣國賊

仲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錢之用華夷之別亂矣惟  
此數三條併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蕩然而無  
復存矣加以土木願納之類相為表裏而為殃  
民禍國之資斧幾年于此矣非所以變先王之舊  
章斲天下之彝倫而何哉故臣竊以為為 殿下  
論今日之急務則 萬東之廟不可不復矣中外  
書院不可不舉矣鬼神出後不可不禁矣國賊仲  
雪不可不追律矣胡錢之用不可不革罷矣至於  
土木願納之類亦不容一刻之因仍也伏願 殿  
下繼自今奮發乾剛早寤旰食克念克勤毋為俗

流邪說所引毋為權貴近幸所撓日御 經筵頻  
接儒賢緝熙 聖學精義慎德使氣機退聽而本  
心澄澈入欲淨盡而天理流行至若政令注措之  
間當為即為有雷厲風猛之勢當去即去有斬釘  
截鐵之勇而渙發大號警厲朝廷立道不惑薰陶  
德性責於賢師進退百官變理陰陽責於大臣補  
闕拾遺繩愆糾繆責於兩司論思啓沃輔養聖德  
責於儒臣鍊兵繕武折衝禦侮責於帥臣出納錢  
穀需用軍國責於有司選舉孝廉收拾士類責於  
道臣若其不在此位而惟屬於親親之列者只當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勿使干預國政如中庸  
九經之訓魯論出位謀政之戒不愆不忘日新又  
新叙彛倫於既歿安國勢在將危則生民遭太平  
之樂 宗社享萬年之祀 殿下為堯舜之君而  
大小遠近莫不幸甚云云○前此祭公憲洙書來  
以勿及他事只辭見職之意縷縷申託弘菴朴公  
慶壽罔夜專書云禍色迫頭何暇寒暄目今事機  
風波未靖若又以 皇廟事及宗室立後與國賊  
等說有所張皇則 聖上雖欲脫於死地頓無下  
手處須以他事若年前松京 陵幸時參班兵官

之不善扈從以望御供失時等事及今番道臣沮  
格封疏事混淆彌縫以其初疏奠倫敦喪之註脚  
可也先生以為今日事不可但以例套說去而時  
輩方以彙倫敦喪四字者作奇貨附會蔓衍期欲  
驅陷於窮天極地之元惡大憝則不容徒事默然  
自取顛沛之患且日前短章非欲做一場快談無  
補事功實擬待 聖心之萬一悔悟而畢其說耳  
設有意外禍患並皆根柢於初疏不當以再次之  
過激而有所加遂撮其關於名教者五條以明前  
疏之引而不發者蓋自大院君秉政以來曾毀

萬東廟以及先聖先師忠賢俎豆之場並為荆棘  
加以宮役願納門稅戶布當百胡錢許多痼弊指  
不勝屈而民生塗炭若不保朝夕先生謂臯陶為  
士猶執天子之父若拘於形跡坐視國家之急而  
不言則將焉用彼臣哉於是極言竭論雖知大禍  
在前而不少挫撓焉○皇廟初建在於 肅廟甲  
申而每歲以正月上旬設 神宗 毅宗兩皇帝  
位而祭之又以一體君臣祭祀同之義奉元菴宋  
先生真像於書齋薦以籩豆 英祖丙午劃付屯  
田五結以供粢盛 正廟丁酉親筆揭額其慎重

如此今 上乙丑大提學朴珪壽撰進毀撤絲綸  
承旨金元性馳進撤額時三嘉儒生權玟登明倫  
堂裂冕痛哭而歸清州營將梁柱石就宣化堂痛  
哭投紱而歸其後湖儒金健秀鄭海晟儒臣宋公  
來熙任公憲晦及華西李文敬公並疏請復設不  
報其外院宇自水原闕里祠以下無論賜額與未  
賜額皆次第撤罷時嶺儒七十餘人觸炎入京期  
欲叫 闕大院君聞之使吏捕之並著枷北結逐  
出江外凡毀院處並許貴賤入墓以絕士望是年  
夏西人閱閱子弟李世愚申興均疏陳大院君事

業功德可比師尚父宜尊稱爲大老以爲一國之  
標準自是稱大院君爲大老閣下而嫌與大老祠  
額號相同有不專其美之歎遂撤其扁額以江漢  
二字易之所謂鬼神出後者璿譜都有司李載晚  
即故正言尚重孫而福平君樞後也尚重與南延  
君有郗廢枳終身載晚穎敏多詐夙附納諂大院  
君破嫌用之載晚一承其意掎克宗親自願出后  
於五歲夭折之龍城大君凡大君王子一歲三歲  
而夭者及各派中無昭穆可繼而嗣絕者並以一  
二百年已鬼之人任意充數至挈父祖以上九世

十世而出後者比比有之所謂國賊者注在 哲  
宗朝故判書金洙根造奏復玄逸爵謚時人謂洙  
根不忠於 仁顯王后不孝於文公先祖也其後  
甲子大需孝純來善亦並被疏釋伊時領相趙斗  
淳判府事金興根金左根一啓塞責方外儒生洪  
在範俞進源李雲夏等並以玄逸事上疏伏 闕  
外被 嚴旨遠配旋又分揀自此大院君勢成威  
立莫敢誰何所謂胡錢者前此姜沍以一邊使役  
為冬至使入北京齎輕寶數萬締結萬尚書為名  
者請以本國物貨換小錢是時中國年年饑饉粟

斛四五千萬遂大喜一聽所願凡順治以下數百  
年間不用錢幣搜括殆盡自鴨綠以西至于京城  
輸運相望朴珪壽使行亦如之自是以後公私常  
平貨積而不發物價翔湧民不聊生疾首蹙額焉  
○時禍燄如山人人惴恐先生笑語如平時及呈  
疏即自金谷還第歷八香山重菴金公適自花山  
墓下來會握手欣迎大讀先生疏本擊節歎賞曰  
微明公吾其被髮左衽矣因同宿叙懷不覺夜深  
翌日反面芝軒公大喜曰今番疏舉庶無愧為臣  
職也芝亭李公方留數日見先生入門即起致敬

欲行再拜禮先生曰老丈於後生何其妄也○疏入政院都承旨金輔鉉啓曰即見戶參崔益鉉陳疏到院者則第一萬東廟爭也其下諸條則隱瞶閃忽無非駭愕所當重勘而如此悖疏不可循例捧入亦不可自外退却何以爲之上曰捧入可也乙覽後批曰萬東廟事既有慈聖處分今不敢舉論矣仍傳曰即見戶曹參判崔益鉉疏則疏辭中多有語逼者豈有如許道理乎萬萬駭然施以竄配之典又傳曰即見戶曹參判崔益鉉疏則孝純來善玄逸逆節之發論公議

之當然矣此三罪人罪惡關係宗社不可容貸並爲先施以追奪之典○傳旨既下三司交章大臣請對期以設鞠得情快正典刑爲請而其執爲罪目者復皇廟及親親之列以下數句語也領相洪淳穆左相姜滌右相韓啓源直以逆節彰著奏達上每下不允之教而大臣等必欲得情遂退後又坐賓廳呈啓上以大臣之請既如是不得已依施答之時上疏者又有宗正卿李最應璿派人李時夏副司果趙憲祖副護軍洪萬燮前持平奇觀鉉皆極加醜詆無所不至洪奇趙三人

並施刑削之典

辛亥發胥 命之行被拿于樓院店

禁府都事李元儀來傳 命又以搜探文書事因  
夜向本第其翌三更還到樓院待明將發時禁吏  
邏卒及左右捕校圍之三匝兩夜守直而先生神  
色自若誦書不輟 上慮或有中間不測新差梁  
憲洙為左捕將白樂貞為右捕將使之著意供職  
時樵雲公與先生共館不離左右禁吏使之別處  
已而樵雲公先被逮自畿營移囚左巡廳蓋大院  
君必欲加禍先生而先用收司之律又廉得公與

聞疏學故也

癸丑就囚禁府南間

三木囊頭早朝登程至東門外脫草轎騎之以馬  
由水口門到金吾門外都事一員立路柱捧直姓  
名入門脫行枷搥著大枷納于南間時滿城人民  
莫不仰天呼冤見先生逮來多有當街痛哭者是  
夜三更設鞫委官洪淳穆判義禁余世均知義禁  
朴珪壽同義禁黃鍾顯沈承澤問事即廳趙宇熙  
柳璉洪健植朴容大左捕將梁憲洙右捕將白樂  
貞大司憲徐堂輔大司諫尹滋承也委官歷舉先

生疏中五條及勿使干預國政等句而問之曰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須以實直招先生供辭曰矣  
身年四十一早蒙 國恩獲忝仕籍頂足毛髮莫  
非洪造報蔑涓埃式至于今年以來退在溝壑  
分甘廢斥無干時事而聽於道塗叅以形影則國  
步艱難民生倒懸未有若此時甚狗馬微忱沮遏  
不得適者 聖上有求治之願納芻蕘之說而至  
施格外 恩典正所謂道心微妙之本體天理發  
現之妙用求之古事鮮有其比於是踈野之性安  
時 恩眷不自量度敢以前疏未畢之說敷衍增

益橫豎說道多少張皇極知不合於奏御文字而  
求其心則斷斷出於愛君憂國之一念而無他若  
其間間立語之過激遣辭之欠敬正以徒讀古書  
不知合變居鄉聞見不閑疏格之所致有何別般  
屬意而然乎以是爲罪則上帝鬼神賞之在上臨  
之在傍此外更無可達之辭矣惶恐俟勘委官默  
然無語只問治疏時同議人及繕寫者爲誰先生  
只以從弟某寫疏爲對而其他則皆自擔焉○供  
辭入啓後 上卽下推鞠撤罷之 命曰見崔某  
供招別無更問之端且此時異於他時時中宮  
產期不遠



也故特施惟輕之典事伏承 慈教曷敢不奉承乎  
於是政院三啓覆逆大臣判堂又進對力請刑推  
且曰今若不得用刑則姑待明春究鞫 上並不  
允大臣皆出城胥命 上怒曰前後下教已悉予  
東且 慈聖下教之下者作大義理無端出城如  
有愛君之心豈可如是乎遂並施罷職之典○先  
是先生就囚有一人自窓隙納諉書一封曰此某  
官所送也先生不為坼見即還授曰外人與罪囚  
相通自有法禁即為持去可也其人即自坼復納  
固請一見先生畧視之則以為鞫問時 萬東廟

事有 慈聖處分夏勿提起三罪人事及時政得  
失皆極言勿諱云先生大訝之以其紙還授其人  
及納供皆不用其語詳見先生所記耽謫顛末

乙卯有濟州牧圍籬安置之 命

丁巳移西間夜三更出金吾門

至堂兩司連日爭執金吾堂上亦不舉行期欲加  
以罔赦之律而 上連下促教 命書入發配草  
記至數十次判義禁金世均畏悼首尾惟事漫漶  
知義禁朴珪壽獨揚言于衆曰吾輩禍福固可慮  
辱度 王命專事拒逆不亦罪乎遂自斷書呈先

生出獄都下民情踴躍欣忭老少男女莫不願一見先生之面而所過所憇人肩欲磨又多以酒饌來供至在搢紳章甫則恐或累及皆杜門屏息不敢出頭惟弘菴朴公出餞于崇禮門外評䟽叙懷言笑娓娓兼有贖行先生在囚時朴公知其必不能生出獄門憂歎不寐至草祭文其中有當做伊傳寧效逢干之句其外有權秉殷李純翼尹致賢尹周伯徐汝賚兄弟安琦良及永平士人李在秀即有心齋李承會若而人而已梁公憲深追有衣服盤纏之密寄焉○先生既發樵雲公猶未蒙放一日夜左右捕將梁白二公合座洞開重門只

留書記書吏一人餘並退遣然後閉門招公問寫䟽者誰公曰某是也梁公曰然則寫䟽時其語逼句語何不勸刪公曰某能書不能文不知何句為語逼也白公曰何若是泰然乎公曰自知無罪故泰然反覆終夜語不少屈已而書吏書進供辭公取覽其中有多增衍處一一指示曰此則非某之言也白公曰不文者能知此乎公曰雖不文寧不知此二公皆笑而改之時士人柳基一林相岳皆以治䟽時出入之人並被捉與公同囚及問公畢即書奏上覽無他語即命放釋柳林二入亦

蒙放而歸後梁公語人曰臨危不挫吾見崔某可謂有是兄有是弟也

戊午禁即李元儀押去罔夜渡江

時滿天風雪寒威甚酷而先生以嚴程不可遷延即賞一轎子登途隨後者只有一族人一僮從蕭然行裝惟朱書一部而已纔到果川鷄已三唱矣長子永祚多日席藁于金吾門外至此泣而告別先生少無嗟勞語只以善養老勤讀書申戒焉○  
繡山俞公進源見上即甲子五儒時在洞陰以古詩一篇寄先生本算有萬古君獨立宇宙聲名大

之句重卷金公問先生安置耽羅有二絕詩曰崔公忠義鬼神知幾度 恩言降玉墀雪滿山中人  
不寐巨強主弱此何時美人西望淚交流孤立無朋誰解憂安得尚方斬馬劍出門斫盡衆奸頭鼓  
山任公憲晦亦有詩曰萬代猶瞻仰矧爾並世人骨寒顏厚語欲贈恨無因又甚敬重之每語及先生未嘗斥呼矧獨云

癸酉到梨津候風

轎隸等自此告歸皆哭失聲蓋秉彛之性貴賤一也先生日記云自京城凡九百六十里北來山脚

至此便盡一片孤城寄在海頭竹林雪風自不覺

去國懷鄉之情也有次掛弓軒板上韻二首

見原集

十二月乙丑登船櫓行七十里抵所安島

戊寅鷄鳴鼓船已時到泊濟州朝天浦

先生日記云是年夏煩夢至大江險灘石角斬巖

人戶櫛比處徜徉而歸今其所見恰如夢中境也

豈有前定之感亦或有同於寇萊公渡海只十里

過山應萬重之句歟

已卯入府內定館于尹奇福家

都事及本官李宓熙來監圍籬供饋等物自本官

繼之先生杜門燕居日將朱子書楮環誦讀又借

校官所儲尤菴集一帙潛心玩索頓忘湘累之苦

島中文士如安達三金羲正姜基碩金龍徵金堯

全致瑤金養洙諸人往來從遊湖西人孟文浩崔

榮煥湖南人崔勝鉉朴海量全孝煥金衡培安璉

煥李弼世皆越海來謁

彼前正言朴遇賢彈劾又遭兩司合啓

朴榮川人也嘗出入雲宮圖得仕宦時 景福宮

失火翌朝陳疏謂火災之由根於 聖明之不順

私親首以百行之原萬化之本勉孝理之道又云

崔益鉉再疏之後又蒙失和聽聞乖當有識者之  
長吁短歎耳語目說小無和平底意處處若靡  
止屆此誠岌嶮兢懼之秋也大僚者人主之股肱  
而遽施譴罷之典則恐不合於禮遇之意也士類  
者國家之元氣而斷然有刑配之舉則似不愜於  
培養之道也古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日昨回  
祿之警誠非細故而災不虛生盍思所以弭災之  
道乎疏入 上即下嚴教令禁府拿推黑山島圍  
籬安置三倍道押送○大司憲趙性教大司諫鄭  
泰好執義張皓根司諫權益洙掌令李警曰金基

龍獻納洪時衡持平黃普淵李建昌趙龍九金大

鉉合啓

時衡三人引避

以為崔益鉉朴遇賢之

罪可勝誅哉崔益鉉前後疏辭無非絕隱而且其  
再疏中未專政之日以下幾句語尤非為入臣所  
敢言而以至末端妄引經傳顯有指斥其在疎不  
間親之義何忍萌諸心發諸口也哉淵鑑悉燭以  
語逼為教枉是乎罪犯益著覆載難容王章未伸  
輿情憤鬱愈甚而且朴遇賢之凶疏即亘古所無  
之逆節也請崔益鉉朴遇賢亟令王府更為設鞫  
嚴覈得情快止典刑焉 答曰崔益鉉朴遇賢已

有處分勿煩

前武兼金魯壽上疏伸救

略曰至柁崔益鉉事 殿下既正直之矣又寵擢之矣至其再疏雖有句語間不審安義之過然宜示寬假以開言路而遽加摧折至于圍置 殿下何其執德不固若是之甚也竊恐如安驥泳許元軾李達杓之輩必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也漢之辛慶忌唐之張金吾乃是赳赳武夫也而能救折檻之朱雲趨賀伏閤之陽城甚盛事也以臣蔑劣何敢比擬於前人而愚衷所激言不知裁云云

甲戌

先生四十二歲

正月有胡錢革罷之 命

二月 東宮誕生尋有 萬東廟復設之 命

前此已追律三賊至是又有是 命蓋因先生之說而次第施行也

三月奉審尤翁謫廬碑由天一亭運籌堂至楮林書院舊址

拈韻寓懷

見原集

夏京畿儒生申稜湖西儒生金興秀嶠南儒生成肅源湖南儒生朴海昇等疏請復院伸救先生

略曰復院之請今雖迭發於臺臣儒生而原其始則發於去冬崔益鉉之疏其時 殿下嚴加處分辱之於鞠庭逐之於瘴海囚之於棘籬邦慶旋出恩霈旁流且犯罪惡者無不蒙 宥而獨於崔益鉉未有及焉則 殿下之於益鉉雖曰非深惡而痛絕之臣等未敢信也豈復院之請本出於所惡之益鉉而臣等繼之故牢排不從耶君子不以入廢言假使益鉉如今左右諸大夫之說真是元惡夫懲而不可赦者其中所言一有可取則雖罪其大而擇從其言不亦可乎况益鉉之疏 殿下從

之亦非一事而獨於此不 賜允從何也又况益鉉之疏知有 宗國而不知有其家知有義理而不知有其身其孤忠純正可以贊之神明上自衣冠士夫下至輿僮市井牧豎樵丁無不愛敬而誦慕今考疏中所言宏綱大致皆炳然日星無毫分近似如請誅者之言也耶此臣等所以未曉 聖意者也云云○心齋柳公始秀以午人一變世守之論尊慕尤翁貽書重菴金公曰冬間適見崔侍即之疏即目前分明正大之義而時人之攻斥者無數則當時尤翁之爭亦可推得矣乃於日者

皇廟復設之義列此姓名而未及陳疏自 上特

教復設何幸何幸又於先生欽仰不已嘗致書與

詩

乙亥 先生四十三歲

三月 戊戌 癸丑 解配關文八來判官李時鉉具公服撤

園籬

壬戌就橘林院壩操文祭五先生

即冲菴金先生圭菴宋先生清陰金先生桐溪鄭

先生允菴宋先生也 文見原集

甲子登漢挈山遍觀白鹿潭千佛巖諸勝

挈之為山盤據於大洋之中為東國三千里捍門

世所稱朝鮮三神山之一者也雄偉磅礴上接霄

漢且雲霧常掩翳真面統計一年晴晝無幾故自

古騷人韻士名宦達官之來遊是島者每多有陟

彼之願而莫之遂矣先生登臨天朗氣清經宿兩

宵壯觀而歸州人謂先生之花此山仙分甚厚云

有記文 見原集

四月 丁巳 寅黃昏發船于別刀鎮經二晝夜卸下梨

津

門人金羲正舊館人尹奇福陪行



裁書付李載晚謫所

李即先生同鄉故舊也時方謫居于古今島常以先生疏論鬼神出後之故銜毒久矣先生以為彼雖如此吾則豈容有一毫疑嫌遂致意專使而李終不答

過長城拜蘆沙奇公於下沙

先生自少景仰奇公德義曾於在謫時因其門人安達三得見其論學文字數十篇以為此與我華西先生旨訣大畧相似遂謄抄為二冊子而歸至是始歷謁奇公時年七十八也

過泰仁祇拜武城書院五月至家

書院即先祖孤雲先生安享之所 賜額武城  
裁書答梁公憲洙

時大院君失勢憤激自昨年八月出城彷徨西至德山東至加平北至楊州直谷甬卞木屐自以為畢命溝壑而經歲不還於是凡搢紳之曾為其黨與者莫不惶恐罔措承候問安絡繹在道梁公聞先生下陸以密書要於階曰私親久在郊外自上無勸入之舉台於今日須將此意一番陳疏則隻擎之功當如何哉雖緣此而再渡滄溟亦無所

愧云未幾又以書申前懇先生答書略曰院位之  
於主上恩雖骨肉義實君臣而非直統父子之  
比也朝廷不可以施之 主上者雷同於院位則  
今日事何嘗彷彿哉 太祖之咸興昏朝之 西  
宮而其敢以廢逐之說公傳道之陷 君父衣不  
測之誣也哉直痛哭而流涕也愚嘗以為朝廷卿  
大夫愛民之心不如全軀保妻子之切向 主上  
願戴之誠不如向院位之緊也○先生前此常以  
為國不容有二君政不容有二門國有二君政出  
二門大亂之道也故大舜漢祖帝天下而瞽瞍太

公未嘗干政我朝 太祖大王禪于 定宗大王  
而受 上王之號則不得復干於政令注措之間  
直統父子猶尚如此况於私親乎但入承大統之  
地父子之名雖絕劬勞顧復之恩亦何可不盡誠  
報之盖先生主意本自如是故前疏言勿使干預  
國政而必先以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陳勉者  
義正理得無復欠闕而矢志不逞之徒不察辭旨  
風靡雷動一辭稱以疎間親加以亂賊之目俗儒  
之稍辨菽麥者亦曰見譏清議其意誠不可曉也  
既曰尊位重祿同其好惡則為私親謀所以致敬

盡誠者又孰有如先生耶

六月擬上疏待罪不果

午人丁集教以大院君之十年執政比於周公之輔成王以今日在外比於周公之居東以先生前疏比夜管蔡之流言而遣辭之際動輒稱賊構虛捏無罔有紀極至以天災時變一並歸咎於先生而疏草傳布遠近先生宥還屬耳雖未叙用義難泯嘿遂草待罪疏未及登徹使人探知丁疏之真偽則乃丁之私自搆草輪示於厥黨者也先生以爲不足較也即爲焚藁○時柳基一洪在龜諸

人以為明公特蒙 聖恩歸臥田廬則雖姑未叙用當復陳一疏快伸大義嚴斥衆奸以免蘓齋不言唾之譏可也先生曰我無蘓齋之職位如是取譬大不穩當然湖魚相忘林兔自守亦非吾素志也遂以書質于重菴金公答曰來諭所謂狂氣者自今事狀恐不可輕發君子雖切於愛君急於救時而困卦尚口之窮亦聖人之深戒况今衆占不但有言不信而已乎比來朋友方講明公語默當否平默力言當默不當言至於筮決得巽之坤思伯在龜字得明夷之彖此其神明所告不但如晦翁

之遇遜矣願放下此心無徒勃勃決死千萬之幸也又書曰明公所以樹立於既往者天柱地軸賴不傾摧維震主蓋世之威海溢河漫之勢莫敢黷昧矣所懼者衆論不同之極用中爲不易也古人有言衆言淆亂折諸聖若前書取陳巽之坤明夷之象此四聖一心開示明公之前語也台寧得罪於今日不辭事之人於此不敢疑貳忽忘則衣冠之禍或不至便作而道學不至絕種於堪富之下此意千萬慎思焉惜乎如聖存甚一諸人昧此道理也此事斷之在台藉曰白馬東林保不至有此後栗翁之強聒終似三閭之過於中庸賈傳之傷於急迫不敢爲明公願之也於是少輩紛紜之議寢息而先生亦守括囊之義

勉菴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一

勉菴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

年譜

丙子

先生四十四歲

正月癸巳倭船入江都

倭使黑田清隆來請修好通商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實有奸臣招寇之苗脈而朝廷初無防禦之策只有講和之議萬口同憤四境洶洶先生以為此乃華夷人獸之大關頭也剝床蔑貞之慘非但國家存亡之事而已則凡雖常布之賤亦不暇計較出位之嫌而以死力爭可也况賤臣曾忝大夫之

列則今雖名在罪籍先生自耽羅還經年尚未叙用亦何忍袖手緘口若如此危急之秋乎遂依趙重峯故事夫持斧封章之計

辛亥入城定館治疏

樵雲公隨行同其始終而親戚知舊之挽止者十居八九先生秉義益固毅然不可回時洪在龜柳基一柳麟錫等五十人亦將叫闕來會京邸

甲寅持斧進伏光化門外呈疏政院露宿經宵

疏畧曰臣竊聞之和出於彼之乞憐則是強在於我而我足以制彼矣其和可恃也和出於我之示

弱則是權在於彼而彼反以制我矣其和不足恃也臣不敢知今日之和出於彼之乞憐耶出於我之示弱耶我之宴安而無備畏怯而求和為目前姑息之計者夫人皆見之雖欲諱之不可得也彼知無備示弱之實而與我結和則向後谿壑之欲何以充之我之物有限而彼之求無已一有不副則狼怒隨之侵掠蹂躪前功盡棄此和之所以致亂也者一也一日結和則彼賊所欲在於交易物貨而彼之物貨類皆濫奢奇玩生於手而無窮者也我之物貨類皆民命所寄產於地而有限者也

以有限之津液膏腴民命所寄者易無窮之滯奢  
奇玩盡心敗俗者而歲必以鉅萬計則不數年東  
土數千里荒疇敗屋無復支存而國必隨之矣此  
和之所以致亂也者二也彼雖託名倭人其實洋  
賊也和事一成則邪學之書天主之像混入於文  
易之中少焉師生傳授遍滿一國矣欲自捕廳譏  
詞捉誅則彼人之狠怒又加而講和之宿盟歸虛  
欲任之而勿問則少焉將見其家家邪學人人邪  
學子焉而不必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衣裳淪於  
糞壤而人類化為禽獸矣此和之所以致亂也者

三也和成之後彼欲下陸交相往來或築室而居  
於境內則我業已講和無說以拒之拒之不得而  
任之則財帛婦女之攘奪怯取惟意所欲夫亦孰  
能禦之且彼人面獸心少不愜意殺人越人無復  
忌憚烈婦孝子哀痛呼天或為復讐而在上者畏  
其失和不敢聽訟若此之類終日言之不可殫舉  
則人理蕩然掃地而生靈不可一日聊生矣此和  
之所以致亂也者四也倡為此說者動因丙子南  
漢事曰丙子講和之後彼此交歡千里封疆至今  
保磐石之安今日與彼和好何獨不然臣以為此

與兒童之見無異丙子之講和害義大矣衣裳之人不可立於天地之間矣是故如文正公臣金尚憲忠正公臣洪翼漢等倡言排之九死不改矣然清人志在帝中國而撫四海故猶能略效中國之伯主假借仁義之近似則是止夷狄耳夷狄人也故即不問道理如何若能以小事大則彼此交好式至于今雖有不愜彼意者有寬恕之量而無侵虐之患至若彼賊徒知貨色而無毫分人理則直是禽獸而已人與禽獸和好同羣而保無憂虞者臣未知其何說也此和之所以致亂亡者五也造

次略舉有此五端粗識東西者可辨其非計况既和之後藉曰彼此永歡沿海無警百姓安業邪教不入雖有不愜保無生患然臣愚意有大不然者異日中國秉春秋綱目之筆者大書其事曰某年某月洋人八朝鮮盟于某地云爾則是箕聖之故疆大明之東屏太祖大王以來用夏變夷制禮作樂彝倫丕叙之邦域一朝而沒於泰西之腥羶也不寧惟是自來操國柄主國論而倡為此議如秦檜孫近之倫者類皆不勝其便宜宴安全驅保妻子之私計而為此無狀之舉使其君父獨蒙



惡聲於天下萬世也噫人臣事君宜在陳善閉邪  
納之堯舜之域而乃反以亂亡之術陷君於萬仞  
之坑坎非天下之至不仁胡忍為此非天下之至  
不忠胡敢為此臣竊痛心寧死不忍聞同僚之臣  
一或有此輩之行也

乙卯就囚禁府西間

是日 世子冊封陳賀也 上因北使入城將動  
駕于南別宮政院以崔某名在罪籍肆然投疏不  
可以言事循例捧入之意啓稟 上即教曰謂以  
言事無難投疏持斧來伏於蹕路之傍事極駭然

仍命拿囚原疏還給

丁巳 下嚴旨有黑山島圍難安置之 命壬戌出

獄門直出崇禮門外

教曰制倭自制倭斥洋自斥洋則今番倭船之來  
何以的知其與洋合同乎藉曰倭為洋之前矛亦  
各有應變之道矣崔某之投疏忽以予為闖邪之  
不嚴者然倡為熒惑一世之計做此誣逼君父之  
說肆然指斥之指斥之不足至於恐動之恐動之  
不足至於詆罵之其中數三句語是豈今日北面  
之臣所敢道耶恣言者乎情狀之閃忽包藏之陰

隱固當斷以刑典而自有斟量者存崔某特貸一  
縷黑山島圍籬安置三倍道當日押送○先生疏  
出後時原任大臣李裕元金炳學洪淳穆朴珪壽  
李最應金炳國承旨徐正淳李容元兩司李在敬  
李晚燾慎錫九吳麟泳王堂李載德金九鉉金晚  
植金德均趙臣熙金喆熙尹升求鄭寅性等俱上  
聯劄請設鞫得情至有無將不敬亂賊無所知懼  
等語連五六日不止而 上不允及先生出獄而  
和約已成矣先生痛哭出南門外知舊惟弘菴朴  
公及主簿李公定植來餞焉○時朝廷上下惟聲

罪先生以外寂無一言及和事者至能儒賢之因  
辭職上疏者亦曰身不出故言亦不出云云而如  
館學儒生輩則不足責也惟一線士氣之可恃者  
只在叫閣諸生之有始有終而洪在龜等進伏數  
日見先生島配遂喪魂撒疏廳而退至此而非但  
國事無可望五百年士風亦盡亡矣

二月

庚辰

禁府都事韓鎮泰促行登程

族人寬鉉備從金允煥陪行行中又載朱書如年  
前耽羅時

壬申抵多慶津

自京八百六十里也

戊寅到泊小黑山翌日定館于文寅周家

水路不過一百八十里而逶迤縱橫於諸島之間  
木道來往極不便利自多慶津發船凡六日而得  
抵都事監園籬○重菴金公有詩曰有才無命夢  
靈均再放沅湘幾日還塞海移山驚四國浙矛炊  
劍閣重關西溟消息鯨鵬近北闕文章鷓鴣閑天  
外孤臣數行淚化為春雨澤人間

閏五月門人朴海量率淨心寺僧寅杳春潭來謁摸  
先生像奉還抱川本第

海量字道謙順天人也家光州河南曾拜先生於

濟州又於 宥還之日負笈從之恭執弟子禮今

又率畫僧入來摸出生像三朔侍瑟而歸後常

不遠千里來往抱川至丙戌年三十七而卒先生

惜之為述行狀○時四方人慕義先生者多入謁  
如端川人崔永皓尤其奇者也

重菴嘗為之作崔永皓入黑山島記曰  
年癸酉冬十一月勉菴崔公以言事忤朝廷安置  
耽羅海上越三年乙亥放還任便居住明年丙子  
春正月又持斧仗闕下恆言洋寇挾倭要盟不可  
聽納朝廷又安置黑山島蓋一介臣斷然痛國  
家之將覆悲天下之莫貞如朝陽之鳳如秋天之  
鷄雖仇敵堵立延萬死而宇宙以為棟樑日月  
免夫晦蝕則不異於古人矣故氣義之依感田夫  
走卒知誦司馬兩下邑遷飯皆九跋狼跋之意  
朴海量道謙自光州涉鯨波入耽羅執弟子禮甚

恭及公東還抱川則又蹇裳從之留學不去攻門  
食淡至是又從黑山純誠服勤而不能離是程  
之馬東平復見於今日也雖然於生士夫也以  
齋公為旁祖公嘗學於華陽先生世稱高第子  
則其淵源之所自固當如是至如崔永皓端川  
戶人也聞公之名步行千有餘里家貧無行資  
襤褸乞食而至扣門請見公家告以再放絕海  
皓博然仍固請書角而懷之復自挹川南行千  
里涉海至黑山望其顏色請其起肩以伸執策  
轡之誠然後歸此其人豈不尤奇歟又如金鏗  
斂晉汝自昌平訪至黑山趙鍾憲俊習自順天  
八馬史人李彌世自臨陝入耽羅河權點靈岩  
世孫台孝羅州吏也二人致幕用之誠亦不知  
州之在天上也噫彼鼓篋狂開載鬼一車張弧  
不已者果皆何人哉豈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  
者歟視此數人真可以愧死矣明年丁丑三月  
自嘉陵西行花山省先墓因訪至公家謁其大  
夫人丈人止余一宿為誦數人事命余書之  
諸而退畧綴數行語還之願丈人紗之勿煩  
邦朋邦誣之罪也抑宋先生與趙子直諸公入

靈籍作詩自說以為老去年華據此  
義也則亦不足慎密也歟嗚呼唏矣

八月登牛耳一名黑山絕頂審鐵馬及督井古跡

是日即嘉排也先生不禁戀君親之懷而踴躍隻  
影無與立談時朴遇賢謫在隔隣以年前彈劾先  
生之故心常自慙不敢相問先生以為既在同謫  
何必以此結生平之怨也遣人存問饋以米饌朴  
欣感乘月即來自是從遊不絕焉

九月述金孝子三世傳

孝子飛禽鳥人也祖子孫三世孝行卓冠今古又  
為遠近所傳誦而惟其沉淪於窮溟編戶之中啓

聞褒揚絕無其語先生以為此不可沒世無傳也  
歷叙其實特加揄揚焉

十二月長子永祚入覲士人張季汲偕行

先生先問堂上安否及家間凡節又曰汝過長城  
謁蘆沙先生乎對曰歷拜一宿兼承贈言矣先生  
見其手墨而喜之時羅牧金公善根貽書曰今逢  
哲嗣徒步作覲以若弱齡能辦遠役不勝叫奇云  
云張季汲即夫人內弟也

丁丑

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答重菴金公書論柳基一事

自丙子儒疏狼狽之後基一常懷憤懣於師友書  
面之間語多妄悖見絕於重省兩翁構怨於同門  
諸人先生聞之慨歎因答金公書畧曰竊聞聖存  
安執已見迷不知變致得門下棄之度外待以叛  
卒者事係慮外曷勝歎愕噫當日諸友之同聲叫  
閤事雖未就義實磊落不容以卒乍間少欠商量  
遽疑其心此則固不足言第以門下之盛德弘量  
將十餘年道義相關之舊斷以為索性小人者似  
非因此一事而已實有然酌首尾商量左右萬難  
獲已不得不然之端而然矣但今人物眇然吾道

如線除巨慝大惡立致患者外正宜俱收並蓄  
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裁有餘而補不及寧入負我  
無我負人實是平平蕩蕩底法門若因小小辭色  
議論間異同而今日棄一人焉明日絕一人焉則  
是冉有季路不得夏八孔子之室而吉甫和叔又  
安敢與尤翁上下其論哉聖賢力量恐不啻如是  
耳金公復答曰聖存事今請劈初而言之切乞毋  
主先入母惑一邊仔細聽納而審處之知人知言  
之際恐不可不大故著力為其公私利害所關不  
細也當疏儒自漢浦發行之時省齋請以聖存為

疏首而弟病此人剛褊自用恐至僨事故不許及

省齋彊之而座中會者又無出此人右故黽勉許

之矣

追後聖存謂重文以我定疏頭而省齋意  
在從姪發不悅之言云者白地之誣也

諸

生心皆不悅明日曉頭力爭枉省齋而請以汝聖

為疏頭省齋不及告弟而勉從其請

只此一事而  
聖存平日積

失朋友心可知  
是皆自友處也

聖存於是大愠屢向省齋肆不遜

語矣及至疏廳汝聖攜貳而衆推思伯為疏首則

益致不平之意矣其後思伯一隊見瞞於六條而

失喜則真所謂七聖皆迷而聖存亦同失喜無獨

悟之跡立異之說矣至第與省齋聞而貽書浚責

其見瞞然後聖存與思伯一隊方始悔悟而聖存  
倡再舉之論諸人以問可否而弟與省齋以為不  
可故止之柝是聖存懟氣益湫既而鄙人多般吹  
覓而於省齋則並攻其本源心術而例皆傳會疑  
似構捏虛無諸人六條失喜之事則厭然自處以  
無有而只管歸罪於諸人如抵書安城士友二紙  
則辭氣有同噫嘻痛矣之臺啓矣其中論罪諸人  
數段說又非諸人之說乃此漢與省友之說則名  
雖論罪諸人而其意則有在美物論雖欲和平得  
乎弟以為六條之出設令聖存獨不被瞞苟有士

君子心量定不肯屑屑自脫而專攻同輩况始終  
同浴十日所視而追詆諸人之裸裎是何心法耶  
况於省友又十年師事之地也師實有過諫之則  
可詆之則不可觀朱子責劉淳叟以陸門人來攻  
陸氏於座其義可見矣况師本無過而挾私憾以  
毀之可乎台試思之此二者果吉人之事乎來教所引  
并有季路告甫和叔云請以一矢仰對矣冉有  
季路是孔門賢弟所犯過失亦是氣稟之疵冉有  
問之小蔽本非可棄絕者也吉甫和叔雖有使人  
大慙處何嘗挾已私憾而詆詆士友如此人之所  
為乎引論於是士友間是非紛紜而起則弟雖無  
恐不觀貼似僭居師友之席豈忍默然越視乎既不可默然

則叱斥士友可乎戒責聖存可乎客夏來訪時敢  
效責善攻闕之義則開口弩眼便是左遮右攔自  
是擠人之辭甚則如徐子融之咆哮路德章之怨  
讎明日七松亭汝聖新益之會則益見其駭然矣在省友發  
執賊之語又發又明日訪至楊根與全士綏李子  
暗地斥逐之斥善語加一層橫拗至於相絕之境是殆魘魅為祟  
咄咄怪事此六月事也秋間聖存貽書於弟又遺錢緡  
助孫息婚需弟卻之不受答書戒勿復稱先生門  
人致具眼者冷笑此亦加激切之意庶幾其瞿然  
回心於萬一耳豈遽出於棄絕之意乎其後安城

士友來發告絕之論弟復戒之云衛師之義固重  
同輩朋友亦豈忍輕絕須至誠責善反復之而不  
可焉然後絕之未晚也諸友然之而柳伯賢洪思  
伯各作長書則聖存目之為謗書絕書狠怒日加  
二書並弟書皆無答紙李文仰亦作仍又自處以  
長書追聞其然以為無益而不送云申生宦章而杜門不出前後事狀大略如此無毫  
髮爽實矣東南士友凡從弟與省友遊者無不相  
絕而抱川白川諸人似皆先入文過之言反以省  
齋為有過人諸人為無狀人此漢為信譖人不復  
相從如前而朋黨之勢已成矣孟子言子絕長者



乎長者絕子乎真先獲語也

四月入大黑山閱四十日而還

自小黑水路八百里也自來遷客之居於黑山者  
於大於小自適便宜時則大歛之餘餼葶相續氣  
象愁慘兼以永祚告歸學童解散先生無聊益甚  
為觀海蕩胸之計門巖仙遊諸峯月山古跡又其  
島中之壯觀也登臨觴詠與居人共之及其還也  
島民一齊挽執先生遂留後期焉

七月復入大黑山居停于書塾

黑山大小島本無遷客支供之例類多自費而先  
生至是正切在陳之憂不得已為塾師資食之計  
挾書請業者為十餘人朝益暮習絃誦洋洋湘纍  
寬懷稍勝於小黑矣

戊寅先生四十六歲

三月遊仙遊峰

四月命石工刻箕封江山 洪武日月八字及指掌  
岳三字于淺村石壁

有記與詩見原集

五月 哲仁王后昇遐閱數十日關文始八來北向  
舉哀受服

七月金智藏齋勳越海來見

金公字子元光山人也居咸平紫陽山下早業功  
令多聞博識於國內名山大川足跡殆遍又遊當  
世諸儒賢之門嘗於先生聞風興慕者久矣至是  
來見講學論詩相守數日先生許以知己有贈

詩見原集

十二月長子永祚入覲

己卯先生四十七歲

二月乙亥壬午有放逐鄉里之命

義禁府啓以臺啓方張不得舉行 答曰已有對

量者存勿煩即為停啓先生曾於夢中作有春風

吹斷思鄉夢之句至是果符驗

三月乙巳癸丑登船還抵小黑山

永祚及課徒鄭錫中崔文達陪行

戊午卸下多慶津

過光州祇拜文昌侯影幘于芝山

訪朴農窩昂鉉于河南

農窩即海量大人也時近鄉士林來會者殆四十  
餘人習禮輪講盡日而罷

歷拜蘆沙奇公于古珍原澹對軒

竒公病患危劇不能酬酢先生暫請起居退賦一  
絕曰道在南州望不輕秋陽江漢幾人情再來只  
見伊川面五十無聞愧後生

閏三月始抵鄉第

先生反面花積年離違之餘其樂融洩自此專事  
忘物之養灑掃樵爨親執其勞甘脆滌務盡其  
誠雖至手足胼胝衣裳襤褸而愉色婉容惟恐親  
志之或違邪寒盛暑亦不離側餘力將四子書精  
思熟讀積以歲月頓忘人間榮辱之為何事以故  
芝軒公甚安之終老無憂人以為父子間知己而

賀公晚年福履之盛也梁公憲洙嘗有書曰台之  
負薪之聲狼藉京外聞者與有榮焉○先生自少  
身不掛異織常於居家侍奉之日不懸金玉塵冠  
草履只著小長衣人或錯認以鄉村窮措大者多  
矣及至末感之後則雖燕居非廣袖不服去塵冠  
常著密襲宥巾曰冠則通天難以掩秃頭也○重  
菴金公聞先生蒙宥寄七律三首曰屈子沉湘  
崔子還君王今古聖愚懸楚宮歌舞無多日漢闕  
威儀更萬年黎庶無知皆感泣矜紳何處不喧傳  
老萊庭畔春風暖居住如今可任便中書奏劄昔

紛紜四歲窮溟已 聖恩更為 儲君覃雨露許  
令遠客返田園雪城回首無知己 檠里傳心有雅  
言不妨東山間理屐西監宣室亦浮雲亭亭一柱  
峙洪河河決魚爛可奈何喜見天心生螺螄愁聽  
人語動龍蛇程遷虬戶終緘默未遯夷山只寤歌  
剛怕生前多少事或緣意氣竟蹉跎蓋其微意欲  
先生之從此堅臥不復言時事也

冬偕柳基一訪重菴金公子加平之龜谷

時基一自處以廢人絕跡於重菴省齋兩門下者  
有年矣先生心常慨惜屢勸以負荆謝罪而基一

趨趨終不聽至是強其不肯攜手詣門導達其所  
以來之由請開其葺舊圖新之路二公皆許之然  
柳公猶曰凡人改過亦須有漸聖存之過本不細  
徐當觀終由是基一於兩門終有親踈厚薄之別  
者以重菴之不念舊惡而省齋之不輕許可故也

庚辰

先生四  
十八歲

春叙用付護軍

追榮祖曾兩世兼承芝軒公陞資 恩

往歲丙寅七月初吉即芝軒公回甲也先生時以  
天只之痛未能飾喜此為平生恨至是鶴髮無恙

恩典自天不勝闔門感祝之私置酒速賓獻壽稱  
慶間里生光觀者如堵咸誦先生之孝而嘖嘖焉  
五月入特進官抄啓

辛巳

先生四十九歲

秋聞關東疏首洪在鶴被禍重菴金公遠竄之報

是年春金弘集爲日本修信使還獻黃遵憲私擬  
冊子其中有天主耶蘇猶吾朱陸之句嶺儒李晚  
遜等以斥邪衛正之義抱疏叫闕名望甚感金  
公聞而壯之貽書疏廳極加褒獎兼言當世主和  
輩之罪狀辭氣之間自未免抑揚太過及其書到

晚遜已中途改轍而書則傳播中外譁然繼而嶺  
疏再舉京畿關東及兩湖儒生並起封章其中東  
疏尤甚峻激而根柢指目又歸於金公矣洪在鶴  
竟以閏七月被東市之禍金公被諫長李源逸彈  
劾有智島安置之命先生不勝驚愕即命永柝  
及從姪永稷使之往哭於靈筵又命出餞金公于  
南門外

壬午

先生五十歲

四月遊金剛山

與柳基一及李裕善李寬秀李厚仁伴行歷觀內

遊菴集

附錄卷二

年譜

十七

外山以及沿海諸名勝轉至安邊釋王寺元山鶴  
浦等地月餘而還

五月會講于松橋

六月聞軍亂病未奔問

是時羣措克在位歛財肥己各營軍料積月不頒  
訓局軍首作亂各營兵繼之殺李最應閔謙鏞金  
輔鉉閔昌植又犯 坤宮欲行弒逆賴天惟 祖  
宗 中宮殿遜于忠州至頒國恤傳教時伯從兄  
患病數月朝夕待變先生殫力救護勞悴成疾猶  
欲奔慰而疾甚未果

七月哭伯從兄錦西公

公諱升鉉字日升長先生七歲好古博識文行兼  
備大被長枕友愛甚篤及其出后各居猶相源源  
日用平生同其甘苦無一言一事之不相合遽遭  
喪威傷痛不啻如割半也

冬訪弘菴朴公于楊根之迷源至驪州道谷拜外姑  
張孺人轉入永春山中訪李都正戚文鳳圭

癸未 先生五十一歲

甲申 先生五十二歲

夏朝廷有衣服變制之令

狹袖周衣黑綠短帶一變先王之舊章輦轂之下  
一切風靡惟令是從鄉里子弟之好出入沒主張  
者亦多化之時約山金相公炳德立齋宋相公近  
涿淵齋宋祭酒秉璿皆上疏力言其不可而未蒙  
採納或問先生亦當有一言先生曰今日之禍取  
由來者久矣丙子之和事一成則小華之變為夷  
狄人類之化為禽獸是次第事也既不能拔本塞  
源而欲救此蔓延瀕洞之勢則殆將舌弊氣竭而  
死矣何益之有且諸公之言已悉吾不必贅矣

七月哭從伯父僉樞公

公諱岳好禮博識善詩以壽為僉樞至是卒先生  
撰墓誌

十月聞有國變奔問 闕外

倭賊竹添進一即與我賊臣朴泳孝金玉均洪英  
植徐光範徐載弼等率兵犯 闕謀害 主上殺  
戮宰相 大駕播遷國家之危急存亡迫在呼吸  
先生聞之驚惶不俟駕徒步入城自外問 安已  
而亂定而歸

十二月訪約山金相公于永平之嘉溪轉至加平為  
數日遊

時永祚讀書懸燈山中先生來臨李華菴光教亦  
自廊村來會講論叙懷焉

乙酉

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訪重菴金公于漣川

金公自智島 省還先生聞而喜悅百里之遠舍  
車而徒焉

二月答本郡儒生書論聲討之義

前年秋校宮釋菜時知縣李容俊與齋任諸生並  
以狹袖短帶將事方外士論以為此是我 朝五  
百年初出之大變也罰齋任而黜之容俊即為勸

入至於春享又將以新服行禮無所顧忌在一  
鄉齊憤無問本官與齋任一體鳴鼓以攻之迎先  
生為首獻官選境內有雅望者任諸執事過行大  
祭眾皆悅之其投合時論者莫不以民罰官為  
大何鄉中多士致書質問先生答曰讐視義理毀  
裂衣冠而揚揚自是謂莫敢誰何者即是聖門之  
叛卒先王之罪人則大義所關天命可畏且夫野  
史氏書之曰某年某日漣川一郡獨以西洋之服  
享天子之廟云爾則十目所視百世在前雖傾東  
海之波何足以洗其累乎何幸僉執事不謀同情



秉執確然指顧轉移之間黑死一局宛然有回生  
底消息嗚呼此真不死之人心而常存之天理也  
雖在病伏難強之中自不覺氣湧如山也自此以  
往僉執事責任甚重雖欲自少退托不可得望須  
牢著脚力少勿撓沮也

五月長子永祚發解增廣監試

其後赴會之行先生戒之曰近日科弊濫觴士習  
無嚴入場呈券之際換封墨章無所不至銜蹊曲  
逕專沒廉耻須深慎旃得失付命可也永祚奉戒  
亦嚴正自守雖竟不售而無介懷焉

十月為文告五世祖郡守公墓埋燔誌于壙南

誌銘臺山金文清公邁淳所撰也

丙戌

先生五十四歲

秋遊江華摩尼山

冬從子永學冠

柳基一為賓重菴金公述字說

丁亥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致書重菴金公論辭受之節

先是金公自連川移寓永平之雲潭家計屢空約  
山金相公居在相望聞之慨歎以十苞租周急金

公固辭不得而受之省齋柳公上書切責勸以決裂酌處金公見書愀然至於卻食屢日先生專書以為相識者周飢乏粟谷先生亦以為有名之饋而可受也今如釋程柳公之論則要訣亦有所不可從者耶於是金公稍安意進食答書曰受饋得失見論如此幸免君子之誅但畏友之意終不釋然我心不快為緩語也

五月丁庚辰丁芝軒公憂

公自二月猝患喘促先生侍側扶將須臾不離藥餌饘粥躬自照管衣褥便旋手自澣濯焦心失眠

延拖五朔而竟遭大故哀毀擗踊幾於傷生雖衰暮不任氣力而執禮不懈三年如一日矣

九月葬芝軒公于嘉菴里後麓問禮洞丑坐

戊子

先生五十六歲

四月答柳釋程書論攜貳師說之非

省齋柳公自數年前謂華西先師心說主理固磊落光明而於形氣神理四者以形氣屬形而下以神理屬形而上則心之神明不測皆是神之所為而一切喫做形而上却覺未安蓋先師本意雖於當體中指其純粹之本體以為言而辨位正名之

際心性分物則無端的可擬處若後學之誦言迷指者一轉再轉並認當體為形而上則不無後弊非細憂也於是發參酌裁補之論作書數十餘條名曰書示同門諸公先以取質于重菴金公蓋其意以為神是心之本位而兼真妄邪正此乃所謂當體也就此兼真妄邪正之當體中揀別出真而正者乃謂之本體乃謂之形而上而先師取主以為理者正在於此如是立說則先師之言不惟無弊而益見其磊落光明無後學之疑矣然則先師所言明德主理不敢移易一字而但於心辨位正

名之際分劈心物性則當體本體之別略相裁補如大厦柱礎間乍支一小石而四面八方皆得其正也金公大以為不然屢書辨斥曰心物性則夫夫皆言之先師豈有不知之理但是舉世所共知舉世所共說故無事於言而罕言耳柳公終持前說論議不屈門人之從遊而公者各主已見互相爭辨至有分朋各立之漸先生聞而憂之因答書切責曰道理無窮人見易差雖以師說實有差謬則門人弟子追為更商可改則改之可補則補之未為不可乃若先師心說則其所以劈破近來儒

賢大同之論有功於斯文世道者雖謂之發前人  
未發可矣如非聰明穎銳之姿格致涵養之功超  
出先師一等者其不可妄自移動自陷吳楚僭王  
之誅者審矣苟如是也雅言中心說一篇可以毀  
板亦以此意作為一文字告由先師之墓庭使  
後生小子知向背適從又是不得已之次第事也  
○金公貽書先生曰抵柯亭書伏覽一回矣大抵  
彼此葛藤之際辭氣和婉則忽而不省稍涉激切  
則忤而益戾不省與益戾救拔不得則一也韓非  
說難之作不亦宜乎仍記柯書有云惠伯書言本

源之地歸權於氣似指心物性則之說而呵責過  
重溯及於先師降世前諸賢此一節是緊要眼目  
而恐為日後禍胎也試於此著眼明辨如何大抵  
心物性則千聖同見先師亦豈有異同也觀於遺  
編斑斑可見也柯始也以先師為並認方寸火臟  
為理而持之矣近日稍變其說只斥其以神明知  
覺為理矣先師若以神明知覺為理之實體則言  
下便入於告釋陸王之波瀾矣如此則雖親子弟  
門人豈可苟從也惟其於性體之上討出主宰妙  
用而言之則神明知覺所乘者雖氣而所指者理

也朱子曰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以出入者也杜答

仁仲又曰睿知之知與禮智之知是一箇中庸三

小註○睿知之知是主宰章妙用禮智之知是其實體據此二說而落玩之則

先師之以理說心其意瞭然矣睿知色得然此其

極精微處於此心眼未易到得則不得不以氣之

本當之其勢則然也但以柯之慧寶三十年函丈

所講者何說而山頽榱壞後十數年有此乖刺是

究說不得處也若言心物性則則自大舜道心之

訓千聖相傳如印一板如曰人能弘道如曰理義

之悅我心如曰心如穀種生之性乃仁如曰在心

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此類不可枚舉然物則之物

字合下該得主宰妙用初非只把形與氣以為物

也何嘗歸權在氣耶先師尚矣思伯亦非病風喪

性人又非全然蒙昧人豈並與心物性則之說而

斥之以自陷於呵佛罵祖之罪耶歸權在氣云云

先師本憂當時學者而發柯老平日所嘗耳熟者

也今思伯才出此言則目之以呵責我東諸老先

生之言以為逞憾之張本則豈非逐鹿而不見秦

山者乎○又貽書曰柯事去益頭痛凡人方寸澄

然無他只要尋得一箇是決去一箇非然後可無

文過遂非之累而有改轍之望不然動不動只管  
遮攔橫拗入底喚做非我底喚做是何望其出場  
耶此老自年前示同門諸公帖至與鄙人連紙累  
牘一向緇先師而信老淵節節符合於洛下之說  
則是其苦心取在一則主氣二則主氣不可諱也  
今被哀侍之切責忽地變幻謂南轅而得走胡之  
名何其說之恍惚而不自直乎神明者此心之德  
而所以為一身之主也中庸濬知包四德物則註  
慈孝之心當則混淪說則父子為物慈孝之心為  
則分開說則心之氣為物所具之  
性為則不可  
以一槩斷也及答杜仁仲書神者理之發用皆是

理為主之明證也今執辨位正名之說而一切屬  
氣反以師說為非則此非主氣而何也先師以氣  
說神非只一處皆辨位正名是氣之說而今曰無  
之何也鄙人種種討出以證之則規若不見反譏  
鄙人以為費力遷就何也既以神明為氣而持師  
說則理之統腦無復可尋強名曰主宰妙用是理  
者不過窮道口給之辭也既言氣為主又言理為  
主則一心之內二主分據又未知孰為正孰為僭  
耶是又不可以自解矣其與鄙人書至曰師說本  
與經傳不同又曰自有所見不欲苟同於先儒  
程指

朱者又誣先師為背馳千古聖賢別立門戶犯吳  
楚僭王之誅者也此豈所忍聞乎始終悖謬如此  
方寸之所存末梢之如何有不可知苦痛苦痛哀  
於柯承欲再效忠告之友道甚善甚善  
秋與柳穉程別紙悉前書未盡之意

時重省二公論議終不歸一先生每痛惜之柳基  
一嘗著白雲講說一篇獻于先生先生意言甚明  
白庶破省齋之惑遂取其緊要為別紙以效忠告  
於是省門諸人反致疑於先生先生以為朋友數  
斯疏矣千言萬語無補於事徒傷和氣因以削稿

己丑 先生五十七歲

八月服闋

庚寅 先生五十八歲

夏與永祚繕寫華西先生文集全帙

四月 神貞王后昇遐入郡庭舉哀受服

八月 叅 因山哭班

冬撰芝軒公遺事

辛卯 先生五十九歲

夏受嘉陰先生墓誌及芝軒公墓碣於重菴全公

三月往驪州哭外姑張孺人

孫人有女士行以巳丑七月卒享年八十五祭奉  
志翰女也有祭文見原集

十二月哭重菴金公

公字穉章文章道學為華翁嫡傳先生交遊四十  
餘年事契之篤不啻如范馬兄弟至是卒先生傷  
慟不已有祭文後撰墓表并見原集

壬辰先生六  
十歲

三月會葬重菴金公于永平御師

門人知舊依華西先生已例行士林葬禮先生為  
都有司

十月孫元植生

癸巳先生六  
十一歲

十二月巳酉癸丑初度詩以述懷

是日先生不勝悲感次兒輩獻壽韻曰余生幸  
小華東六十年過夢覺中鬢髮但看朝暮變心期  
猶許壯衰同萬回難報劬勞德再造能忘覆載功  
俯仰公私多少感臘天白屋誦泉風

甲午先生六  
十二歲

正月巳卯庚寅哭伯從嫂李氏

甲午哭長子婦慎氏



六月間有 國變奔問城外

初十日夜倭賊大鳥圭介率兵犯 闕燒破迎秋門入劫 上請改革政治凡官中貨寶器械皆輦載以去於是國家大勢盡入倭賊掌握中而 宗社危如一髮矣中外震驚罔知所措先生聞變蒼黃登途及至都下則倭兵據三軍府把守 闕門朝臣詣 闕者皆受標於彼賊不然者一步不得通路先生以為踈遜之蹤既不得入 闕只自外伸奔問之義而已則城內外固無分別設或詣 闕無討賊勘亂之策而乞憐彼賊區區請標吾不

為也自東門外遂即痛哭而歸

七月

乙亥朔日除資憲大夫工曹判書

自先生丙子乍和疏以後大院君始釋疑嫌常稱誦不已至是賊臣全弘集俞吉濬金允植等與大鳥圭介相為表裏大革國家政法稱曰開化而迎入大院君於 闕內佯言授以政柄而實不使干預官制亦將改革而大開仕門凡前日不得志者自正卿至初仕皆乍授旋遞日出百餘窠大院君謂新經大亂宜急收用人材稟達 榻前除先生以是職過八日官報始到矣工曹書吏告目稟以

何日肅謝先生以病未行公之意答之顧謂家人曰此必偽爵也雖欲辭免方今凶賊堵立君上無異幽囚其向何處陳疏乎未幾果見遞焉

乙未

先生六十三歲

六月上疏請討逆復衣制

甲申通賊朴泳孝乘亂還國為內部大臣秉執朝權變衣制為狹袖黑衣又謀作亂事覺而逃自是君權稍復先生以為多難興邦此正上心悔悟之秋遂進疏言討逆及衣制典章之不可不復舊又以大君主之稱乃襲夷狄之號不可以施於吾

君遂用舊例稱主上殿下疏入竟以違格還退

八月

戊子

明成皇后昇遐

倭賊三浦梧樓與我諸賊全弘集俞吉濬金允植鄭秉夏趙羲洲張博禹範善權滢鎮李範來李軫鎬等同謀相應率兵突入弒后於景福宮之坤寧閣詭言后逃脅上降詔廢為庶人臚列后罪惡告廟頒教允植以外部大臣答各國公使牒有為宗祀生民萬分不得已之語倭賊三浦詵照外部某日之變貴國人謂我兵亦參其中查實明示允植又答以為伊日入關者皆我兵換

著貴國服色貴國兵士無一人參涉云云時偽詔亦有 后脫身不知所在之語中外訛言 后又如壬午故事實不被禍先生聞變大驚即命子姪赴京詳探而終不能明知矣

十月

戊辰 乙酉

國恤關文始到入郡庭舉哀受服

至是復 后位號因 詔曰向日變亂之際不知

王后躬在日月愈久而當日崩逝之證據的確矣云云

十一月

丁酉

壬子夜弘集吉濬等劫 上剃髮仍大行

勒剃于國中

入校宮痛哭辭聖廟

先生自八月國變以後常憂憤屢廢寢食及薙髮令下尤不欲生擬大會鄉士為復髻保髮之計而若終不可得則遯山蹈海藏蹤滅影亦不害為自靖之道也乃在二十日與樵雲公同入校宮痛哭辭聖廟子姪嚴不問所為時鄉士會者五十餘人皆言此距京師不過百里喘息相聞非有所為之地也已而知縣朴永世以舊樣適於是日新莊聞先生在校宮即來慰藉萬方曰見今薙令雖嚴而本官則必無勒削之理且閣下去鄉士類無所依

仰民心不可安頓願即回駕調養以觀來頭焉鄉  
人士見知縣不刑意頗安亦以此意左右勸挽先  
生遂不得已還第

十二月丁巳已被逮入京拘幽于典洞私館

吉濬聞先生哭聖廟不遵難令發送巡檢十餘名  
使之不日押上柳基一亦以平日鄉望之故同爲  
被捉時鄉中士民皆惴惴莫敢出頭先生以舊衣  
冠毅然登途樵雲公遠送之曰兄主今日得死所  
矣永祥永島陪行及至京吉濬令警務使許璉定  
館拘幽使廳卒守且又遣人示以斷髮 詔勅曰

禁令之下宜斷髮去上服入闈而舊日夜巾闈尚  
不去奈臣子道理何或在鄉未見 皇上之詔勅  
歟枉是連遣內部主事丁克慶李奎鎮輩始也誑  
誘終焉威脅先生嚴辭責之曰吾以一身付與時  
輩操縱生殺任意爲之不須問也○有同鄉人徐  
姓者欲要功於賊自請與巡檢同往必以崔某薙  
髮來報吉濬許之其人果夜來伏巡檢於外先入  
叙寒暄甚款已而出外呼巡檢授凶計巡檢大驚  
罵叱曰吾輩寧死豈忍加刀於此大監頭髮乎遂  
大辱而去其人凶計遂不果行先生聞之歎曰名

為士子而行已如此真禽獸不若也時基一亦在同館永祿永壽並侍側先生命借宋書而來日夜玩索焉

答俞吉濬書示至死不變之意

先生拘幽第三日吉濬投長書以為親有病斷指割股以救死孝子也國病而將救一撮髻何足惜哉先生在大夫之列宜招鄉子弟而諭之曰方今聖天子有詔先斷而為一鄉倡可也顧乃相率而哭于夫子之廟假使孔子而在者今日亦斷髮矣先生將安歸乎地下則父母之靈必曰吾子不肖

不順乎君命也欲他適乎則宇內萬國皆已斷矣滿清之人又環頂顛而剃之先生亦應羞之矣先生其諒之云云先生見之駭然曰渠敢侮聖如此故弑 母后削 君髮無難為之可謂真逆賊也此而曰可曰否則殆同與禽獸說禮義也遂置而不答已而吉濬連遣人促答先生終始以不答為義而柳基一以為無不答之義先生顧謂永壽曰然則汝第草來永壽承命草呈語頗峻先生覽之曰必不得已而答之此好矣基一亦出其腹藁曰用此可矣於是左右諸議皆曰彼計欲以文字取

服則必不至於一答辭當由遜而至峻以應履虎尾不啻人之象當先用基一文後用永島文蓋先生之始被逮也永島筮得履豕辭故也先生不欲與基一辨又見其書有頑性如石萬斫難開之語則大義無屈仍與基一聯名書送焉

甲午有斷髮停止衣服從便之命

是日弘集秉夏被殺于鍾樓街上吉濟義洲博及諸賊皆漏網走倭時各郡人士皆舉義討賊柳麟錫起堤川李昭應起春川洪樵李俱金福漢起洪州而春川近且兵盛京師大震逆賊懼始弛勒剗

專意備禦而李範晉得以其間做事奉上及

東宮播遷俄館下密旨于警務官安桓誅諸賊

又降綸音特停剝令即二十八日早朝也先生寒天雪屋備經苦楚為數十餘日且當歲色垂盡子姪輩告當初被逮既不由朝令則宜速還駕先生曰方今君父離宮雖在鄉笄宜奔問之不暇而乃反浩然歸耶因經歲以後大駕之還宮

丙申先生六十四歲

正月丙申庚子還鄉第

朴定陽趙秉稷新為各部大臣皆遣主事問先生

安否且言向日事專由吉濬之私自美好則不必  
以罪自處矣還 御遲速又不可預度願即還筭  
調養焉先生不得已為歸計時 孝定王后出御  
本宮先生馳詣問安而還○或又有要莊先生者  
曰若詣 行在請對一覲 天顏則各部大臣可  
得也先生聞而駭之即日東歸

壬寅差各府郡宣諭大員

知郡朴永世持 勅命及諭書來宣其 勅命曰  
嗚呼皇天弗弔我邦家禍亂連年至昨年八月國  
變而可謂極矣凡為我臣民者誓不與凶賊共戴

一天秉彜之性無恠其相率倡義舉也今逆魁就  
僂凶黨屏跡寶無更待義舉削髮事本非威逼勒  
行從便之詔勅繼下則藉此因循躡蹻大不近理  
念此無他民人等之疑端未破亦已聚之衆未易  
遽解也惟卿以老成宿望作民人之標準一言之  
重必能見孚故茲特選卿命以宣諭大員遍行畿  
輔諸郡東西各府義衆所聚之地方詳佈朝廷命  
意於民入等卿須即日登程斯速竣事後復命予  
日跂待

丙午上疏陳懷出路次待罪

疏畧曰臣目見昨歲十二月二十八日之事逆魁  
弘集秉夏雖皆就戮而羲淵吉濬以下諸賊則又  
皆在逃不獲夫罪莫大於弑逆逆莫大於弘夏淵  
吉雖斬作萬段屠其十族猶未足以雪神人之憤  
今戮之而不明正其罪號令一國逃之而不收其  
妻子嚴加讎捕只視之若尋常薄罪一置勿問務  
從惟輕夫罪人不孥固文王之政然非謂弑逆大  
故如今弘夏淵吉諸賊者也况又逃不及誅者又  
安可置不復問使逆賊無所懼而養其遺種以貽  
後日之患於是則名為討賊而實使縱之也今以

是而使臣苟為辨說欲以散舉義討賊之衆彼若  
執此以詰則臣辭理已屈其何能對揚 聖意此  
臣之未解者一也古今弑逆之變無世無之而皆  
出於其國之臣今萬國交和四海為一則當患同  
恤仇同嫉以信義相接可也彼倭賊者不思鄰誼  
先焉而泳孝光範後焉而羲淵吉濬皆莫不協謀  
同逆以成屢年之變而為逋逃藪臣聞各國通和  
有所謂公法者又有所謂條約者臣未知之法之  
約果有助隣逆而劫人君上弑入國母之文乎必  
無是理也如果無之其所謂法所謂約者當用於



何地既立法矣既設約矣則當數倭之罪移諸各國興師問罪以同憤嫉大義也今則不然我既畏倭而不敢開口各國亦視以為當然今諸郡義兵動以為倭賊不討無以復讐其名既正而其言亦順假使臣賈旨下去諭以形勢彼若據以大義不論成敗云爾則臣何以對此臣之未解者二也自開化以後盡革先王之法制一從倭賊之指揮使中華為夷狄人類為禽獸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變也而剃髮一事尤其甚者也何幸 聖心幡然至並舉衣笠有從便為之之 教此誠天日重

明之秋也然自 上未聞有明快長髮之旨而一二諸臣之尚今保髮者乃反削之於哀痛 詔下之後噫 聖心豈亦不知華夷向背之不可頃刻遲也特以已斷之髮不可猝然而長也故欲徐徐而處之矣然彼至愚之民妄相村度以為 聖上樂於從夷而厚桎誣民也轉相致訛牢不可破則臣雖奉宣 聖諭話其不率彼必曰何所令之反其所好也臣又無辭而對此臣之未解者三也今臣既負大罪而於朝廷舉措之間其所不可解者又如此臣雖欲黽勉膺 命竊恐無益於事而徒

損國家之體也臣既不敢聞 命登途又不敢偃  
然在家謹茲出伏路次恭俟斧鉞之誅惟 聖明  
裁察焉疏入 批曰事有緩急此時急務莫先於  
安民卿於此任義不可辭即往宣諭  
辛亥再上疏不就

疏入 上不答更差李道宰為東道宣諭使申  
箕善為湖西宣諭使

夏入懸燈山飲泉棲遲數月而還  
十一月任選準長書至

任楊州檜巖人也老於功令性本輕薄曾於先生

無一面之雅而至是投書先言癸酉疏中屬於親  
親之列以下幾句大涉妄發蓋襲一邊人疏啓中  
語也又言年前答吉濬書專事遜順亦非討賊之  
義云云先生以為癸酉事欲答之則此不足與言  
至答吉濬書事彼言又無足恠我則引咎無辨可  
也遂不答於是柳基一以答吉書本出自家揚聲  
彈劾滿紙臚列以挑任氏之一層氣勢唱汝和余  
竟為仇讐其後任氏常歎服先生之弘量而深致  
愧恨云

丁酉

先生六  
十五歲

十月癸 因山哭班于 洪陵洞口

戊戌 先 生 六 十 六 歲

九月 辛 亥 丁巳拜議政府贊政上疏辭兼陳所懷

疏略曰 聖上資質淳仁愛人好古然心馳於物而性習於慾柔有餘而剛不足明細故而暗大體好諛而不好直知逸而不知勞三十餘年之間天譴在上而不之悟民怨在下而不之恤以致今日之禍也終以 聖主一心之正為救病之方而改過不吝從諫如流蓄賢育莫奪之勇有金石可透之誠則天之所顧神亦佑之如其不然見今強敵

伺釁逋逆釀亂朝無可仗之臣民多橫決之勢君位孤立天意難測雖有智者將無如之何矣 批曰授卿是任朕意有在而及見來章其所陳勉無非切中時病皆可以嘉納終不如面晤朝夕左右展布素學尤有厚望於卿者其勿辭巽入城受勅益勉日贊之貴

十月 辛 巳 再上疏辭職兼陳時務十二條

其一請開 經筵以輔 聖學其二請慎飲食以保 聖躬其三請屏私侍以肅宮禁其四請審用捨以正朝廷其五請董百官以務實事其六請正

法律以立紀綱其七請罷民黨以遏亂階其八請  
禁起復以正風俗其九請節浮費以紓國用其十  
請整軍法以修武備其十一請討讎逆以明大義  
其十二請嚴華夷以立大防其嚴華夷以立大防  
條曰云云以扶地底微陽千萬幸甚疏凡數萬言  
正大明白無非興衰撥亂嘉靖邦國之謀也 批  
曰所論實出於忠赤朕庸嘉歎當圖敷施矣  
已丑移拜宮內府特進官

十一月聞有中樞院獻議上疏請討逆兼辭職

時中樞院會議十一人成案提呈於議政府即閱

泳駿閔泳煥李重夏朴定陽韓圭島尹致吳金宗  
漢朴泳孝徐載弼尹用求而先生之名亦在其中  
又有專薦泳孝疏請進用者先生聞之大駭上疏  
辭職略言前疏所陳實爲今日興亡之大機關而  
聖明親以文具無一分與作有爲之意是則臣誠  
意淺薄未能感格 天心故也只當抱恨終身自  
守微志而已又討泳孝載弼大逆不道之罪及中  
樞院建議獨上凶疏者請並禽獮草薙殪殄無遺  
乞永刊臣名於仕籍中無得重被醜辱之意 批  
曰義理明正言皆切至朕當留念矣若其薦名云

者先安之來在卿何有卿其勿辭行公  
十二月再上疏辭職兼陳所懷

去年九月十七日朝廷尊上為皇帝建號光武  
其勸進之章皆曰甲午夏張典章文物煥然改觀  
又曰猗歟盛哉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至是又  
有詔勅畧曰朝臣服章之變通蓋由因時制宜  
務從簡便又曰更張以後多有未遑又曰叅酌古  
今制式亦倣各國通行之規磨鍊以入先生以為  
君父尊號臣子固不可貶削然無一次明其不然  
而隨眾承順亦非無隱之義也因再疏論辨略曰

夫更張云者即指甲午六月弘集吉濟允中允楫  
駟壽嘉鎮之輩潛結泳孝招納倭賊以君與之以  
國與之之事也嗚呼當時之變尚忍言哉君父  
被幽其所擁者虛器耳宗社幾亾其不絕者虛  
名耳焚蕩王宮掃滅國典使四千年中華正脈終  
於此時五百年先王善政終於此時自古亾國  
之禍不一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夫以甲午之變  
為猗歟之盛而掃滅國典為煥然改觀則泳孝弘  
吉之輩當為中興之一等功臣而倭賊之焚蕩我  
顛覆我反有所大造矣以小中華換作小日本而

謂之真命維新則無從夷之耻而有華華之幸也  
此則誣之而已以堂堂千乘之國苟欲自尊則當  
此皇統久絕之時從權稱帝不甚害義而區區依  
倣於歐西各國之例此則辱之而已誣之如此辱  
之如此而 聖明方且傲然自大惟是與歐西各  
國並稱同等之為喜威令不出禁門而猶取無實  
之名危亾迫在朝夕而徒信誚諛之言來有識之  
笑貽後世之譏 聖明將何取榮貴也哉臣在初  
疏既以名實不副四字略發其端而不惟不敢索  
言乃循例稱號而不自異者誠以芻蕘之言急於

上達萬有一 聖心之或悟而區區此義猶屬第  
二故也非如時輩之苟尊而自犯誣君辱上之罪  
也誠不免百世君子秉義之誅矣然此亦惟在乎  
聖明之自為而已苟能因此進步實興帝王之禁  
真修天子之職則雖莅中國而撫四夷為天下之  
義主可也勉之在德也不然而惟事玩愒苟圖目  
前輕變華夏樂從夷狄則臣恐皇天不佑 祖宗  
震怒雖欲自違不可得也不審 聖明將何擇焉  
上不答

巴亥

先生六  
十七歲

四月遊永平白雲寺轉至春川谷雲觀九曲諸勝  
樵雲公及門人崔鳳韶從

九月與本郡多士設鄉約

李霽山承烈主其事諸章甫會議于明倫堂推先生為都憲先生一依藍田石潭遺規講定節目又

著誓告文

見原集

勉菴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

